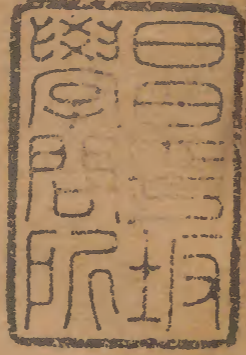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外書一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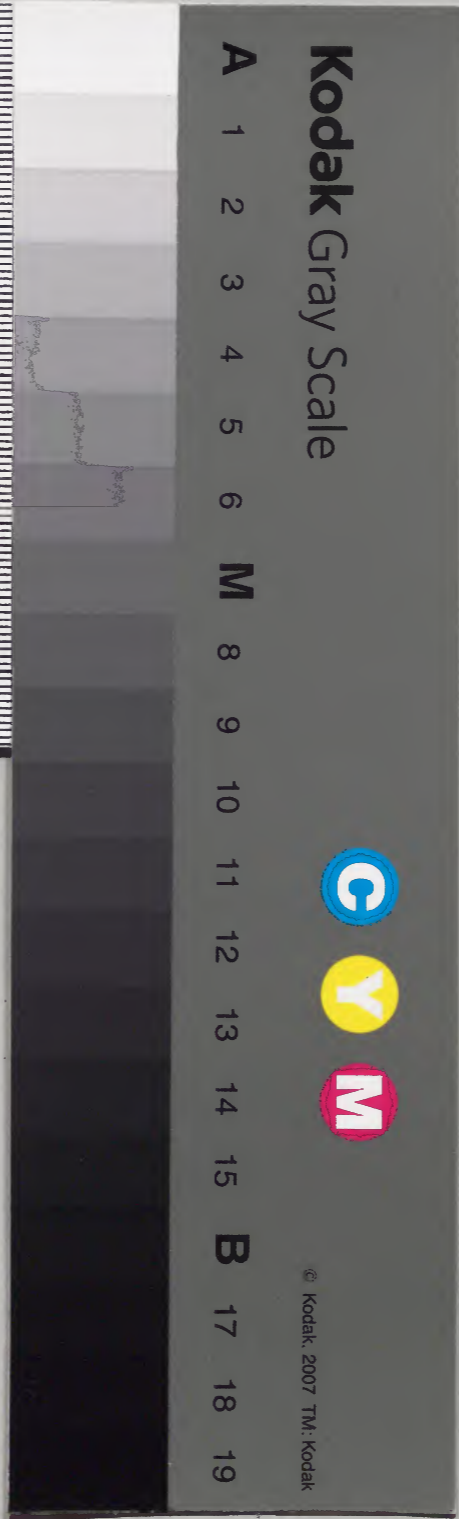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三	七	一	一
六	六	〇	三	六

內閣文庫			
漢	番	號	冊
九	三	七	一
六	六	〇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0	
冊數	16 ( 5 )		
函號	298	143	

共十六本



五

河南程氏外書目錄

第

第

朱公揆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揆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藏書文庫

朱公揆問學拾遺

本別為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

陳氏本拾遺

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

馮氏本拾遺

此雜有入關等篇

汝州馬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臯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

第六

羅氏本拾遺

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

第八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發明義理

呂氏家塾記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龜山語錄

邵氏見聞錄庭間藁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和靖語錄

某氏客語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某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某氏客語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

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

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

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淡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

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

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淺

大率把握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

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

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

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

位皆如事生以太祖而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

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

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

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

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

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

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

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

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誠辭偏蔽淫辭陷溺淡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

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嗅字

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嘔字薄賣反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

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七月爾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爾國當如此

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鴟鴞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采芣彼爾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成其腓腓脚肚動

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九戩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樂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

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兮蔚兮草木藁茂貌山有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

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畱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常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裘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芾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鼠濊濊鯁鯁



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姜不見答徒  
有葭茨揭揭似庶姜孽孽且上僭故庶士有竭言國  
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鱣鮪大魚也葭茨冗雜貌眾  
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蕙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異  
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淡美之所以  
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連  
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其人  
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意貴優  
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我胡爲在  
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今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

伯何故却不相救卹何字之一作文意黎在衛之西狄在

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蕓蕓葦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非  
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曠暴也其  
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  
無言其恩意已絕嗷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數制  
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公柔  
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  
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

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兔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懼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與師動衆言汝但不愆不求何所用而不滅忤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

怨成何義理

狡童褻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况日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况比君為禽又况日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

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  
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手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  
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  
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卽是丈夫若婦人則惟  
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裝錦相  
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  
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揚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揚最得陽  
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  
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  
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  
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  
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  
卽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  
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東門之墀除地曰墀茹蘆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墀  
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  
其人甚遠大抵非東門之揚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  
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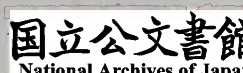
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  
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卽子不我卽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  
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激裳  
襖之襪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插衣  
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掃貴者  
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  
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  
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以爲羞  
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  
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

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  
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  
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襟見其美於外如桓  
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芩芩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其於不疑其風北則為我輩也雖其於之善止欲北其  
 雖大惡亦收此若亦可與曾風若其雖大惡然聖人論  
 其於不疑其風北則為我輩也雖其於之善止欲北其  
 雖大惡亦收此若亦可與曾風若其雖大惡然聖人論  
 其於不疑其風北則為我輩也雖其於之善止欲北其  
 雖大惡亦收此若亦可與曾風若其雖大惡然聖人論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

也人猶有所憾伯厚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伯厚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

言其用人道也正叔

其言之不怍所為言之不愧伯厚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界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叔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伯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伯

伯陋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叔

九思各專其一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

樂之則為已之所有叔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

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伯

先難克已也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

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而言

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

子當之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

君子未嘗校也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

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伯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伯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正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黜

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

也會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

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氣專  
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  
之也伯厚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  
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  
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厚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  
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  
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伯厚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厚  
驩慮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厚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厚

益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

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  
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

之地伯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

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

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

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伯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

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

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

復行他人復行之不至也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

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

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

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

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一作凡言克者是反身而

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未能有諸已也必誠之

在已然後為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已則無不中於理君

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已復禮也克已

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

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

能克已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

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惟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

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言

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

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

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

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良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良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舍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

一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

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

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

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

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

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

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

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

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

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會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

一有不樂則字

樂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

堯曰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

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與何爲媚與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

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  
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

量到也

此一  
段  
蕭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  
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  
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  
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  
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

卽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  
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李參錄

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  
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  
而得况於事物乎

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育  
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  
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  
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  
以怨也

天下之程氏外也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

行或升或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  
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

量到也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某棟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

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其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

不在是也

其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

非唯謂不仁意者以與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

唯與唯也非意也意而不當其意也又問應入與與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

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

而得况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育

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

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

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

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



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故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其於易傳殺會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  
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  
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  
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  
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  
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  
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  
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  
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

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  
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  
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  
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  
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  
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  
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  
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  
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  
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  
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  
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  
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  
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  
月之久到這些地位二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  
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合獲應以天賦酒辜能以宗于玄獻世非不具之並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鳥八八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倅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倅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

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格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語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

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伊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

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

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

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

能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伊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

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

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

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

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

之伊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川伊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  
 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  
 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  
 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  
 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川伊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  
 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  
 此所以為禮之本川伊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爭  
 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川伊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  
 辱之甚無此川伊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  
 之以禮川伊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  
 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白此事而正之  
 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川伊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  
 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川伊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故  
 止曰人以為諂也川伊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

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道明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

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川伊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

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川伊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道明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

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川伊

君子懷德惟舍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

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川伊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曰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

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

使與賓客言而已川伊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道明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

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

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故非

子貢所及川伊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

是歎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川伊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

藻梲諸侯之事也伊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

免伊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

近鬼神而襲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

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

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

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

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

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

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

而進不止者也明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

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

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

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

猶是也

伊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

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

言其公也

明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

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

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伊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

亂

明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明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

明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

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明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

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

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

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伊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

爾同伊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

伊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

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

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

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

不達故共其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

庶子路知之也伊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

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

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

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朴

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

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

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

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道明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川伊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

實也道明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道明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

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川伊

會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道明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

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

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充實

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

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

事乃可也道明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已復禮則天下

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川伊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川伊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川伊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

問而告之川伊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

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川伊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

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

伊

伊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

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伊

切切如體之相磨惇惇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

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

伊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  
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  
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

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  
也明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  
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  
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

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  
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

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白  
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

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  
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

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  
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

與魯盟于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  
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

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  
於義矣伊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

能行者伊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

仁也伊

為仁在已無所與讓也明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明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伊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

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

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眾信為人所任

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

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慮之義蓋

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

乃愚明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

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明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浚教之也明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伊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明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  
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  
者則仁在其中矣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

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

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

廣之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

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

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

不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

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



泚推之可見伊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會子而曰可者非謂會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

有大過會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

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

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

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

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

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

命伊

怨者入仁之門伊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

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伸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  
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  
矣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  
不其怒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怒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  
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  
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  
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  
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  
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道明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  
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鹽激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  
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  
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畱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  
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  
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  
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  
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  
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卽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以爲輪其

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爲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

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

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

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

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

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怨也近於仁故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

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會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會見先生有何語均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而巴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

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

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

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

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

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

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

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

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

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

并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

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

一詢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

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

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

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

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蘇轍中  
公亦歸公

蘇轍中曰吾嘗聞之夫七歲而能言也

五歲而能行也九歲而能識也十歲而能辨也

十一歲而能事也十二歲而能遠也

十三歲而能負也十四歲而能趨也十五歲而能走也

十六歲而能遠也十七歲而能負也十八歲而能趨也

十九歲而能走也二十歲而能遠也

二十一歲而能負也

二十二歲而能趨也二十三歲而能走也

二十四歲而能遠也二十五歲而能負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圖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

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

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

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



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偽  
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  
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  
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  
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

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  
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  
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  
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  
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  
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  
一蝎不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

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  
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  
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  
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  
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舍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

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河南程氏外書卷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  
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

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  
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  
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從

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意  
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  
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  
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  
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  
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  
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  
委於所可立使不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  
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新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為彼無能本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諸侯  
如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與之戰者  
已而與之戰者則與文以不與來戰者則與  
公不說春秋書第謂以象此大言多有與則知世而不  
交人必知本豈論國邦與不和好可  
相宜與國乎然聖人如其意而書自任與與交年用  
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成有之非定分至六月才即位  
以見季氏制之也

土言春秋重兵吹來邇于頃淵公甚喜

春秋大辨重敵交之衣文用兵士世魯因端外端史事權  
楚致退可立進不火火其之振野而此奔交則餘矣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笑獨聖人未嘗無懼  
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  
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  
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  
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義理便道中庸矣

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日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醜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襄城寺中水醜寺外卽甘一日觀其墻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墻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

雖未必然然据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淡也淵則淡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

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會子子夏學得騰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騰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

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疑有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

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

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詞訟藏賊盜州縣

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

為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

降鑿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

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

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

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

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

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  
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  
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  
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蓋  
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  
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  
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  
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  
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

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  
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  
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  
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  
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  
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而殺人之子要之只是  
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  
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  
然尙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



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  
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  
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  
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  
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  
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  
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  
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  
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峰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  
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  
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  
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  
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  
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  
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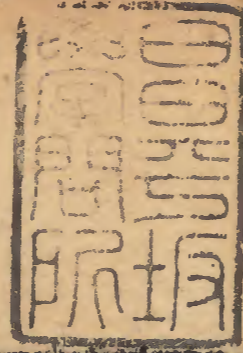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長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箇自私自姦點閉着合眼林間石  
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為其罪重也  
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  
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  
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  
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  
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  
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為此則老者何  
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  
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  
奈何不下

太宗小宗圖于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是

這本



寬政庚申

明言其理使學者曉然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歟今在法欺詐雖故不原為其理重也  
之

法苑珠林

卷之

